

新編野史

卷之二

東方先生集

卷之四

十一

目錄

十一

第四十七回

假談星命裏尋奴

直賣卜詩中遇友

素臣扶起叩問其故。尹雄道：「義兄鐵丐不知有何要事入洋緝探，苦留不住，就是劫出黑天婦來的那一晚匆匆別去。前數日有信為洋盜所困，愚夫婦欲去救援，因寶音寺虎視耽耽，此處基業尚條草創，不敢擅離。幸紅鬚客到此與他說了星夜往救，但他兩個都是一勇之夫，寡不敵眾，正在憂慮。今蒙文爺下降，倘得垂手感激，無窮。」素臣道：「鐵丐入洋即某所使，當親往救之。寶音寺已火燄難燃，略為部署，亦當分身入洋，以為後勁。海洋之上，不比陸地，非某所長也。」尹雄道：「此山係寶音下院，則賊首宋基每月進奉可一概革除，法空大怒，道人不斬殺過次，兩虧着攻守異勢，却已耗費錢糧，瘡痍不復。現在衛帥權禹與法空同在新門，每日操演軍士，欲來洗明，是以不敢擅離。候經理一番，即當入洋斷不失約。因問入洋之期，素臣道：「赴人之急，豈可遲延？明早即行可也。」尹雄大喜道：「兩載之恩，一日之會，當與文爺痛飲，聊以慰飢渴。」酒中間，素臣留心察看着尹雄議論，卓犖血性過人，且出自舊家，鎗鈴武藝俱有實際，雖老成大雅，不及士豪躋捷，不及紅鬚堅毅，不及鐵丐謹慎，不及大郎筋骨，不及豐城江中賣解之人，而心性靈透，亦為過之。視美諸人，自為較勝。可備干城之選，遂稱尹雄為尹兄，飛霞為尹嫂子，以暗號許其薦拔。不復以綠林待之。尹雄夫婦大喜，過望至三更後，方纔罷席。天明起來，備席送行，飛霞令侍女阿錦捧出一套衣服，并課筒、東板交付。素臣道：「洋船上頗行九流術士，文、俞、數學通神，改裝便如意。」素臣道：「最好換了衣服。」尹雄喚過頭目二名，給與白金百兩，鋪蓋一副，令其伏侍前往。向素臣道：「此名伏波，綽號水梭兒。此名成全綽號泥裏鯁。閩中海鬼，出身能伏水之底，立水之面，卧水之中，與洋盜就識最有忠心，頗諳武藝，故着他嚮道。」素臣唯又有兩名，叫做牽馬伺候。尹雄令其送上了船，即回山纏令素臣止住道：「不必馬近步行，最好當下。」素臣別了尹雄夫婦，步步便行，在身邊取出易容丸，把面變作紫色。兩個頭目，着裝道怎，文、俞一會就變了臉。小的們都不認得了。素臣答道：「路上有人識認，故用易容丸，以變其色。你們仔細看去，可有甚破綻？」頭目道：「毫也沒破綻。竟是天生就的皮色，真也奇怪。」三個人趕緊而行，不幾日到了海邊。雇了一隻小漁船，望南而來。一路上，開起商船，貢舟俱沒確信。直到天津，見港口歇有數百號洋船。素臣暗忖：「此處定有消息。」因上了岸，逢船過去，看見有十幾號船，掛着某府旛號，因在袖中探出課箇，捲上一隻大魚船來。頭船上水手喝道：「這是空船，又沒客人。瞎撞些什麼？快下去罷！」素臣聽說，便即退步。後艙却有人喊道：「呀！那先生轉來了。」奶奶要起，趕哩水手道：「也是你的造化。後面去發個利市罷。」素臣在船沿上走，去只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兒，把手搭着素臣，走進船艙。艙內擺設一新厨櫈，箱籠銅錫器皿，甚是齊備。正面掛一幅關帝神像，貼着大紅對紙。是日進子鄉寶時，招萬里財，船門上橫掛一匾，上寫海贊二字，半邊題着賀款，是慶賀素臣的匾額。門帘之內走出一個半老嫗子來說道：「先生請坐，咱要起一課。」素臣答應，坐下裡面。一個半村不

俏的女人插着滿頭珠翠身穿桃紅綢緞腰繫水綠褲兒登着一面鉛粉一隻手指上動着十幾個金銀戒指遞出三枝線香那婆子接着在關帝面前香爐之內說道有一個小兒子做親纔兩個月同幾個夥伴往洋裡去至今沒有回來要請先生起一課兒可太平幾時得回沒甚大事嗎素臣道如今這樣世界怕甚不太平那婆子笑將來起道先生你自沒到過洋裏來不知利害從前咱們的船原不管什麼太平不太平如今世界反了做莊家的倒欺負糧長來了說完這話便朝着窗外打了兩個問訊口裏喃喃的禱祝過了素臣便推起課筒念了幾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聖人的套子問了婆子姓周又念今有周姓信女及方象三文外象三爻的話頭湊齊完成一封討過筆硯點出卦來說道此謀乃大山邊金爻獨發克制子孫母為子占大是不利酉月酉日金氣正旺本氣正衰只不要撞着姓金姓鐵姓劉姓鐘的還好若遇着這幾姓的人便十分山險了說罷連連的擡着頭道大山大山那婆子聽說滿眼流淚道如今咱們做對正是姓鐵姓劉的不要真個弄出事來呢素臣道你老人家且慢着慌這課裏還有化解只犯姓鐵姓劉的出身如何與你家做對前情後節說得明白我替你合上這課按了方向定了飛伏就斷出有化解沒化解木了那婆子頓住了口裏面的女人噙着一把眼淚走將出來說道那姓鐵的是個花子不知是那裏人到洋來要飯的他假做要飯寔是要來害着咱們咱們覺着他廝打起來被他打敗了虧着咱這裏人多他打咱們不過又被這一個姓劉的裏應外合打奪了去把咱們的人打壞了許多咱們不怕又起了些人去又被他打敗了那姓鐵姓劉的便跑到一個島裏去了咱們大夫也是帮打去的不見他回來續諸先生起課先生細細推算着看是凶是吉有化解沒有素臣道既已打敗過幾回見過大凶就不妨事了這課裏又有卯時一沖逢山化吉二位但請放心女人道先生不要撒謊哄咱們婦道家總是素臣道我是有名的吳鐵口斷一句是一句再不肯改口的先不知從前敗過幾回故說是大凶已經見過便有化解了把手指輪着說道只看出月初頭包你活跳的人回來我好平白的冤人嗎那婆子合女人方纔收淚說道謝天地只願依先生金口就是了那女人便道奶奶還請這先生算一算他的命那婆子道你說得是把命合一合看因說出一個年月日時來素臣接着江湖說數道此命為人性剛喜則眉花眼笑怒則捋鬚搔首脣大雄頭高氣硬今年交運脫運移花接木該有血光之災戰殺之禍虧得紅鸞天喜星照命諸事逢凶化吉打身不動過了今年一派順利財旺生官還有小小前程只可惜是武職也有封妻廢子的福分妻宮坐着恩星主有賢能妻子帮家做活貼心替力夫妻和合同諧到老壽有古稀之卜兩男一女送終素臣說完婆媳二人俱稱贊雅算得準笑逐顏開又拖自己兩命請素臣推算素臣接着江湖之訣已往的一味杆江未來的一味海奉加以八面風六角鑽兩頭蠻圓龜子定時辰問刑克許多的條例婆媳二人已自看了迷的把三歲行運冠父冠母好的歹的一句句都是自己說將出來素臣擰了口風添說可使相顧錯愕驚以為奇至聽說後來的許多好處便像真的一般皮膚驟發登時骨頭輕了一半連呼先生真是神仙怎算得恁般靈驗歡天喜地的收拾酒飯出來那女人自與婆子議論道奶奶這先生年紀不多本事却高把咱們的肚腸都穿了過去說的他那樣氣概不是活現的嗎不知道的見咱們行着船就舉承

也說是發財生意順利的話罷了怎知他有官做又是武職可不是神仙嗎那婆婆便道他說咱為人慈善恤孤愛寡敬老憐貧日裏一個人夜裏一個鬼有鑽骨星命在鑽頭頭痛鑽腰腰痛那一句話不是看的女人道他說咱門有口無心欺硬怕軟知高識低有分毫沒偏門一片熱心腸高人相敬小人不足須不是咱告訴他的怎這們說得着就是那姓鐵姓劉他又怎預先知道真有個半仙之才哩素臣用完了飯婆子道還有命要請先生算哩因便說出年月日來素臣暗吃一驚怎這年庚寅是亥裏的八字問文是男命因杆他一句道你說得明我指引得明這命若是北方人命便弱了若是南方人便不嫌弱就看五星宮度南北亦是不同須要說明纔好推算那婆子道這命實是南方人北方人帶來被我們總管船的顧老爺收留認着做兒子指着先前招手的一個小女兒說道這是我的孫女要許配他不知他命生的好不好故此要請先生推算那女人把手拉那女兒一把說道喜呀替你女婿算命哩那女兒啾了一眼跑進船門去了素臣道是南方人便好只可惜少年運氣不濟要見水危流落他鄉做個人下之人一交十八歲時運亨通貴人提拔平地登雲這却是個文職官兄封妻廢子富貴榮華有四十年大運壽元八十以外如今這位現在何處可請來一會後日好問他索謝得一主大大的財物那婆子滿心快活喜得兩隻銀了縫兒說道先生真是仙人哩這命去歲就見個水災前月中又到這海邊來投水夜裡驚醒了船上的外水撈救起來顧老爺見他相貌清秀滿腹文章過繼他做了兒女如今帶往邯鄲去見他父母娘去了素臣道約莫幾時回來得見他一見纔好那女人道還早哩他顧奶奶好幾年不回家了這一去緊着也是十月裏的事素臣問其住處婆媳二人俱不知道婆子又把小女兒的命來算素臣説了幾句稱夫孽子與那男命正是一對兒夫榮妻貴竹竿到底的話忙忙收拾課箇起身那婆子拿出一百文老錢千辭萬謝送與素臣素臣不受牽連着行囊上岸一路陰風宿水到了邯鄲尋下呂翁作寓貼起吳鐵口的招牌每日辰巳兩時賣卜算命一過已時吃飽了飯即出門尋訪客舍有半月餘光景把一個邯鄲縣城市村鄉都訪遍了並沒一些縹影忽地生起病來頭疼發熱昏沉不醒祠中道士請個醫生吃了兩帖藥兒越加沉重道士恐有差池把素臣搬到一個走廊下來風雨不敵然甚可憐却虧着不吃藥的好處拖了兩候漸輕可偏又遇着驟寒風雪父加犯素臣凍僵了竟如死人一般幸而旋落旋止次日即晴祠中護法閑時行香禮部精膳司員外致仕在家常至祠中與住持譚立這日備著一個煖鍋四碟大菜來祠賞雪同一位南先生在亭內飲了一會起身閒步那先生因要解手一逕抄過走廊忽見素臣頭僵仆之狀吃了一驚知是賣卜吳鐵口病後著寒已十餘日不進湯水不覺悚然道裏鄉孤客寒難之中死生之際而漠然無所動於其中真可謂心如槁木死灰者矣身上脫下一件棉衣裹了素臣令人連被禱扛進客房囑咐道士頗以薑湯

熱酒稀粥調之當閑閣老借銀五錢送與道士叮嚀而素臣感已清得煖便愈加以稀粥補養道士不比從前水火十分便益數日之間即已痊愈忽見床上這件海青不知何來叩問道人方知其故暗忖這先生一片惻隱之心可敬可感要住持領去一謝住持道昨日閑老爺差人來說要借這祠裡做詩社要在家料理不得工夫詩社裏有這先生明日來時面謝他罷素臣這夜因要見那先生睡不着眼豈知將及天明反睡着了直到紅日三竿方醒忙討水來淨了面穿好衣服整冠出來詩社中人已自來齊在亭子上分韻做詩了素臣暗想他們正在構思不便去打攪待做完了去謝不遲因遠遠的挨近亭子邊在人背後偷看那一個是先生何等相貌一眼看去便見側邊一個少年活潑是好友金成之注目更襯綠毫不錯便要進去相認却轉一念恐惹惱眾人自己穿着相士行頭也怕成之削色且又有事在身不敢造次遂躊躇而回等了一會耐不住又出房打聽如熟石上螞蟻沒個定性恰值道人送出飯來是一大碗米飯一碗豆腐却比往常不同有些油水又加上一小碟的白斤豬肉便問那道今亭子裏做詩的是些什麼人可有外鄉人在內道人都是本縣出名才子也有舉人也有秀才天下聞名的口有一個南方人不濟事老早做起如今還沒一個字哩素臣不信急急的吃了飯走到外邊只見拿酒的拿酒添菜的添菜都望客席去素臣殿上等了一片時見盤碗收拾下來想是要散向伏侍的人說道前日小可病中承府上先生救濟要面謝一謝望天叔們同一聲那家人道改日罷師爺心裡正不耐煩哩素臣急問甚事不耐煩家人笑道敢是不耐煩做詩哩各位爺們七八要完了師爺還沒半個字哩素臣暗付成之詩才敏捷非常怎說沒半個字詩題怎樣煩難限做若干首數這許多人還沒一人脫稿心裏疑惑因復至亭邊偷看見四張桌上每桌二人上面一張一個四十多歲三盤長鬚面貌甚是豐偉方巾閣服有似縉紳先生模樣同席的葛巾野服山人打扮也有四十上下其餘都是少年個個鮮巾華服惟有成之布素是個寒士氣象另席坐着一個老者有五十以外年紀戴着一頂忠靖巾雖是便服却顯出歸田氣概背後幾個大管家垂手並足而立五張桌子惟老者不設筆硯其餘皆設文房四寶都在那裏濡筆構思惟成之端然靜坐不動聲色看那亭柱之上貼着詩題是咏梅限五韻各賦六律一首暗想詩題雖難但止一首律詩何以尚無脫稿之人真個要嘔出心血來麼正在躊躇只見首席一位詩己寫完了兩遍喜動顏色開口問道諸兄已完否眾人俱答尚未那人便道何妨詩要苦吟原不已速為貴弟轉受這敏捷的病不免失之于豪因走來逐位看去見有將完的有完一半多的有完了草稿正在謄寫的獨有成之却仍是一張白紙便忍不住笑將起來道金竟不落一字這是以弟輩為不足與之詩了不瞞金兄說這詩做一事原不是好事弟於此道吃了二十年的苦纔得這水到渠成地位金只若自覺費力竟不要攀他難道不會做詩就不算人鳴成之唯唯素臣聽了又覺好氣又覺好笑少刻交卷者紛紛先完者圍着同看逐首念出那首席的一首是

枝枝梅影望中斜白玉鋪成片片花貧女擁衾欣落葉征人疑雪咏皇華能成賦者無多子善作詩兮只一家月下朦朧驚我眼如何空

眾人俱贊好詩那坐第二席的道列位知此詩之妙而不知其妙處全在結末二句直到化工地位李老先生說善作詩今只一家真是天子自道待野拙細細解出方見廬山真面目也首二句點題猶人所能類聯用古入化已是妙境謝道韻味雪有柳絮因風之句妙在貧女章中想出人情入理而柳絮綿絮是是二渾然無蹟可謂巧奪天工華字一韻人只知以年華空華抑之便熟極了李老先生却另出手眼把小雅皇華之詩來作注解使梅花色相奐其添毫這兩句詩已把全唐詩人都壓倒了不料末二句更是出神入化此所以名動公卿而為當今一代之詩伯也月色朦朧與梅花融成一片豈不單剩了枝梗老子又三字下得崛強唐朝惟杜少陵有此老筆李太白便不敢下此三字諸君以為何如眾人都相顧錯愕道原來這詩有無窮之妙若非元繼老解釋出來我等還領略不到非此詩不知梅花之妙非此解不知此詩之妙李老先生真足壓倒元白矣那老者道李先生之詩弟本不解今聽繼祖之言纔知妙處繼祖真李先生之知己也快拿酒來各敬三杯方不辜負這等妙詩這般妙解那姓李的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捋着鬍鬚笑道元繼老以少陵見比少陵見比少陵則吾豈敢然每有得意之作亦自謂不弱于唐人嘗登汎坐天下誰是知音如繼老者有幾人哉兩人乾了酒俱喟然而嘆素臣好不耐煩偷着成之正在輒然聲大一杯酒畢姓李的便道拙作不過塞責而已繼老所吟方足壓卷因擣一首朗誦道

蕭蕭瑟瑟寒關門對江南第一山紫竹林中神獨異白雲堆裏趣何閒暗香動處情無限疏影橫時興不懶片片花飛階石上林逋月

下悄然還

李姓念完拍案道絕好妙解格律緊嚴應在吾詩之上第一句先為梅花尋一園圃如耽阿嬌者必先購一金屋把梅花之孤標冷格早已和盤托出第二句即逗梅花出身之處江南之元墓山梅花數十里此暗用其事然後把梅花之色聲香味細細摹寫梅之色白較紫竹異視白雲更聞梅之香曰暗香梅之影曰疏影四句寫梅花十分堪足末二句收到落梅層次并并包羅萬象無一毫遺漏所以為難尤妙是用古而不死於古比古人更出一頭地如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古人止寫景如繪今繪老母句易數字而景中有情疎影暗香平添無限春情無窮幽興幾於點鐵成金真少陵所云老去漸于詩律細也繼老以為何如諸君以為何如眾人低首下心贊嘆不已繼祖道野杜之詩尋行數墨及李老先生詰蹟飛行老者道二位一李一杜各極其妙也敬一杯繼祖飲畢把眾人之詩挨次念道

一大深河一尺波河邊波裡影婆娑玉堂最似宮中趙花貌薄如陌上蘿君家九樹猶嫌少我屋三株已覺多前歲春寒益盛裏晉清明二月雲時過

李姓道思屈而曲氣暢而流宮中趙陌上蘿對句工而押韻穩非三折臂九折肱者不能也繼祖又念道

仰頭天色已黃昏走過一條畫工塙鑽進一棵楊樹裏推開兩扇竹笆門美人身生來俏高士山中定不村片片花枝猶自可園圍結出老梅根

繼禎念完說道虞先生一去花枝而獨賞梅根是避熟就生之法使向來蹊徑為之一空真時髦也所嫌莫工畫字略欠雅些眾中一個少年怫然不悅這晚弟詩雖不通然莫工畫字却非杜撰論語有莫工之牆孟子有百畝之農若說晚弟之詩不雅則論語孟子皆不雅矣李姓道繼老之言原是精益求精之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虞兄何必如此碰壁因在繼禎手中接過詩箋念道

南山宮闈對蓬萊一樹梅花斤斤開粉蝶紛紛尋影至黃蜂陣陣嗅看來兩條裙跨昨宵剪幾件衣裳今夜裁為到他家看梅去嬌妻稚子醉金杯

李姓念到後四句幾乎要笑將出來繼禎被姓虞的搶白了幾句氣憤憤的更不言語一個麻臉少年便脹紅了頭根道李老先生元繼老之詩真是李杜復生我等之詩乃畫之畫而屁之殼也但拙作裙跨衣裳與虞兄之土牆橋樹竹笆俱是寔事把手指着一位少年道前歲吾兄約弟看梅又承尊嫂盛情還拙荆過去隔晚却實實呼了幾個哉縫起做幾件衣服來赴席的虛事易裝實事難砌此衛冕之士所謂扼腕而長歎者也李姓道原來有此寔事若不說弟何由而知好詩好詩復念道

莫道吾詩獨自愚周郎當日既生瑜比他傾國嫌子瘦並被村姑笑爾濯五韻親拈真可惡逐行寫去日纔曉梅花好看詩難做做出天然那個俱

李姓念完說道周兄所拈之韻寔是險仄梅花好看詩難做真千古定評也因把末首朗誦出來其詩曰

小小之時喜七陽七陽到手變心床未分題目肉癟癟拿起枕爰心皇俗人愛小桃臉高士共欣老梅妝我意不如人者意絲綿朵朵萬條春

李姓念到次句便歎笑不住勉強讀完不禁大笑道的真好詩令人欣喜欲狂矣眾人聽了也都笑將起來一個鷹鼻蠅眼的少年憤然作色道諸兄可謂勢利之極矣李先生一笑諸兄皆笑是以李先生之笑為笑也小弟之詩不通實在小弟之詩之意却高出諸兄數等虞兄不愛花而愛根還說不了梅字小弟則一脫而空之不愛梅而愛桑農桑係生人之命方有關於國計民生小弟為此兩句真個如蠅之爬牀一般搜索枯腸吃盡老苦若單就梅花敷衍兩句人云亦云不必出自心裁不必有翻君國則小弟雖不才但使搖頭擺膝即可成篇何用如蟹之爬牀也哉眾人都稱得罪李姓道吾兄用意甚深走馬看花未能領略望勿介意只是金兄竟不成一字却是為何成之言無數句令眾人無不吃驚正是

日月有光消燭火

風雷作響靜羣聲

總評

此素臣易容之始以第一等人物而為此下等人所為之事幾乎如鬼如蜮文雖佳而悖于理甯非智者千慮之一失讀至五十三回

此書講道學事經濟該天測地較武論文無不原原本本窮極要妙此其本領之大也而一切九流雜說亦必該貫通異可大受而不

可小知之君子尤人所難前此折字相面已見一斑今更游戲而談星賣卜杆江海奉真如慣走江湖者然婆媳二人而已自着迷數語將普天下痴人肚腸閑落中曲折一筆寫盡世之老于星卜者讀之猛吃一驚忽發大笑也

此來本為錢丐而忽接入裏囊此文心之變也不着形蹟而于八字上看出有鏡花水月之妙此又變中之變

因京城內折字者掛招為江右吳鐵口已後即處處吳鐵口若印板然豈不能稍變耶作者意謂此一輩人大概如出一口故不妨刊成印板名字不必更為立名耳

捏出七首詩以調笑詩社朋友刻酷極矣而摹畫李老驥縱之狀更使村學究假名士一輩剝面無皮此等人文本屬自作自受然未免有傷天地之和

第四十八回

真才子壓倒假名公

假新娘賺殺真嬌客

成之微笑道拙作拈韻時已成但未寫出耳李姓道此英雄欺人之言如果早成何不寫出或者見過諸作觸發而成這也就難為吾兄了成之笑道一日之集若只吟一首詩豈不虛負光陰弟因不知諸先生所拈者何韻故袖手以俟方纔見過諸作即已按韻和成連拙作共是八首待弟脫出稿來以博諸位一笑何如眾人大驚道先生這話是真麼不信天下有如此捷才聞者成之似信不信李姓與元繼禎道詩不求工雖百首何難古人吟成一個字然斷數莖蘋此之謂也成之也不管眾人議論拈過花箋蘸墨至潘信筆直揮毫走鵠落疾韻琳琅殊勝於已便面面相觀做聲不得那一個應聲少年的正恨李姓笑他不通已不得有人壓倒因把成之八首詩朗吟道

春風纏綰玉鈎斜古木寒香早放花獨向乾坤標氣節翻從冰雪見清華美人南國無雙豔處士西山別一家遙夜可知明月裏有人孤

林外柴扉晝不關離離殘雪冷空山吟餘水闊雲還在註罷南華月正圓色借琪花驚絕鑿香生鐵骨破春慳一從高士移栽後只許仙禽共往還

十里清江水未波霜枝雪幹任婆娑不將古貌還青眼自惜冰姿試薄羅孤鶴夢中驚月墮老漁蓬底覺寒多橋頭何處尋詩客且向空林桂枝過

荒雞喔喔叫黃昏疎影橫斜倚斷垣乍覺曉風吹月魄忽看情雪凍柴門天寒日暮原無夢細雨清溪別有村自信年來少羈縛可教高

仙姿原不住蓬萊獨傍林塘冷處閒只合漁樵窺影坐肯教蝶蝶索春來寒窗自向風前試道被新從月裏裁且喜床頭新釀熟何妨相對百千杯

無言才子如愚常抱天真比瑾瑜入定枯禪空色相寓形仙骨獨清癯一聲疎磬山同寂幾點寒鶴日又晡掃盡浮華歸沕穆却留瘦影與誰俱

輕寒點點入斜陽一片清光上石床晤對君應忘甲子相逢我亦到羲皇孤標暫借雲為影素質還宣雪作妝欲何寧衆語情慳可憐終古幾滄桑

萬類形傷歲欲終一枝瀟灑氣春容歛殘霜雪無不骨擊破鴻濛有恩工抱璞何曾求俗賞懷香甯肯藉春風廣平一賦休推絕鐵石心肝本不同

吟畢眾少年環聚而觀雖不甚解却讀去頗覺順溜頭上兩首與元李二作比正聲韻便覺不同且李姓詩略早完便自誇敏捷驕傲非常今成之連吟八首頃刻而成豈不袖異遂各加嘆賞這個說是李白重生那個說是杜甫再世把李元二人都丟在腦後被李元所譏笑者更是含譏帶諷噴有煩言二人甚覺沒趣悄悄約會假推有事匆匆而去素臣滿心暢快暗付這班孽帳枉自吃苦閑老半日以白眼視成之此時亦有垂青之意諸少年將成之這八首詩各抄一紙珍藏袖中某日上來環坐暢飲直到紅日西沉各人散去成之掛念鐵口讓閑老先回自己帶着一館童來尋素臣不待人散先走出來候在祠外見眾人散盡獨不見成之復進祠中方見住持送成之出來喊道吳先生往那裏去的累金師爺各處找尋素臣疾趨至前住持手中遞過一個紙包道這五錢銀子師爺給你調理的叫你靜養兩日且慢開張素臣接了道師爺請房裡少坐有話奉告住持便先別去成之一頭走一頭想這聲音狠熟仔細把素臣一看失聲道你莫非是素兄麼怎這面生全變了素臣讓至房中附耳而說成之這一喜非同小可正是

貧士逢金穴

鰥夫得妻妻

亂人餐異味

病者遇良醫

成之道弟自場後進京在路即聞吾兄遠歸之信既為兄喜亦為兄憂喜則喜大節之不磨憂則憂保身之無術日夕相思夢魂顛倒不意得遇吾兄請問何由至此素臣把出京以後之事略述一遍成之吐舌道原來吾兄歷此坎坷倒借了無外一臂弟若在彼亦當一拔佩刀矣因叫館童吩咐道這吳先生是我鄉親今日要抵足談心不回館了可叫道士備四碟菜一壺酒來你便回去不必在此伺候館童答應自去道士送酒來二人一面飲酒一面敘問成之道及水火人合家避難之事素臣好生憂懼暗忖母親事燭繼光藏身必固但不識移居何處致成之雙人等好友俱不知耗耗我本擬待事略定情回冢一探今不能矣想到那裡不覺潛然淚下成之歎慰一番問及鵝鵠之事云梁公在寓每一道及輒復流涕望兄如望歲也素臣把救出鵝鵠寄放保定之事說知成之喜道吾兄真不愧昆崙神術梁公之命可

生矣素臣見成之說這話時滿面喜色忽變憂容忙問其故成之道弟正有一事欲與吾兄一叙弟場後起身在山東道上偶于驢背吟詩側邊道上開過一車車中載有兩美女目相視殊有顧盼之意把弟之詩便打斷了彼車前行不知我驢繫後竟把弟所做之詩活吟空味起來弟已覺驚異不料念完松句竟續出幾句便弟有樣狀在前之心却被一個美人窺見弟在車後吩咐車夫把馬加上幾鞭如飛而去弟彼時快如有所失素臣道且把尊作及美人所續念將出來以解弟數月來風塵之穢成之道弟因渡汶水口占四句是

歸鶯覓深樹行人息未曾但聞隔林裏汶水聲泠泠

素臣擊節道好詩好詩清微澹遠如摩詰之詩詩中有畫美人所續恐祇學邯鄲之步耳成之道弟所吟本不成詩而美人續句則遠勝於弟因念道

汶水清且淺行人心自遠不見泰山雲層層連不斷

素臣驚喜道不意閨中有如此雋才素緣情活隱與秀兼與吾兄之詩如出一手分之則雙珠合之則全璧謝女蔡姬當在下風矣成之道不勝吾兄說弟是日整想了夜道是無情却頗有顧盼之意道是有情却驅車竟去道是無緣却何以邂逅聯吟道是有緣却似雪中鴻爪杳然無着想到後來忍不住一悟古人見色不迷怎臨事毫無把握起來彼時痛自悔責遂把這段情慄撇去天外素臣撫掌道這是英雄一刀斬斷好不爽利成之笑道吾兄且慢加獎偏是次日又遇着那車或前或後車箱內坐的還不打緊只那車口側坐的一個美人向弟嫣然微笑不覺覓文情長英雄氣短矣至晚下店偶成絕句書于壁上剛寫完即被店家催促移居側房祀上房騰出讓與貴客而貴客即係美之人見壁上所題墨蹟未乾詢係弟筆極加嘆賞遂至弟所暢談并欲延弟為師教其幼子弟彼時自喜天作之合一口應承同至于此現在敝東敏時行即美之人父也素臣道兄所題何詩致彼深賞西席之招即東床之選矣可喜可賀成之搖頭道弟彼時亦作此想豈知人有不然因念出絕句一首道

憐予思澀續詩成香口吟來字字清何事區區如避客教人猜說是無情

素臣道此詩情見乎辭閨老愛而延兄其意顯然怎吾兄反以為不然成之道閨老係恩蔭出身詩文非其所知彼所愛者字耳弟初時亦疑其有婚姻之意到館以後方知彼意屬於山東外家弟即欲辭去而輞斷絲連未能決絕故欲與兄商之素臣道此非難處之事閨老既專章延兄為師則盡心課教其子祀婚姻之念一刀斬斷可也安用商量成之嘆道其中尚有許多委曲兄所未知弟自喪偶以來于今三載幼子育於外家終非長策欲礙續絰而未得其令今忽遇才美似有機緣矣不免有情誰能恝置後知閨老之意已一刀斬斷無奈花香鳥語自會撩人月色琴聲無端入坐徘徊生感宛轉成憐耳素臣駭然道吾兄素行弟所深知莫非一念之差竟諳相如之轍麼成之道弟雖無志何敢踰閑只這情之一字跳他不出耳弟到館以後方知車中美人係一主一婢主即閨老愛女小字天然婢則乳媼遺孤小名桂葉天然生性端莊至今未窺半面桂葉賦姿個儻日來時現全身弟因所居者師席絕不假以笑顰而此女益加敬重愈切愛憐飲食寒溫

起居游逛無不曲致其情使人深感一日悄立花陰遺下詩箋一幅飄然而去弟拾而讀之其詞云
雁字南來帶得秋意過寒井曲欄斜日上秋棠怕到黃昏靜睡起殘妝倦整垂髮沈吟行瘦影一絲兩縷舊恨新愁都將眉併燒盡沉檀
總難溫熱心兒冷幾聲清漏過墻東又是更初永怯怯孤燈獨伴聽風颸魂痴欲應半垂繡幕宵冷食寒夢來還醒
弟不合題詩一首子花箋之後他到晚間來領學生出走值弟往園中解手便將那箋攜去素臣道且請教兄所題者何詩成之念道
一片情腸似酒濃淺深眉僅畫廊東憐他紫袖垂雲碧贈我明珠落掌紅神女欲探春信息旅人無那月朦朧嬌娥未許從容認蕙質
天香桂子風

素臣道詩以不做為妙然尚喜是却之之詞他拿去便怎麼成之道他拿了詩去幾日之內顏色大是不豫一日忽滿面笑容私遞一柬說
前日花箋怎被小姐看見不特不加譴責反有敬慕先生之意吟成此詩先生當力圖之一箭雙雕訂嬌娥便不幸負秋風也素臣跌足道
小姐又有何詩吾兄將入其彀中矣成之念出是

文心慧腕自玲瓏獨著清詞藻采空暮倚芙蓉洗秋水曉聽鶯鶯課春風南朝金粉飄零盡北地胭脂盼眸中不犯紅綠寄集尾知君深
薄長卿衷

素臣道此詩慕而不亂亮而不誹真吾兄知己但如何力圖此婢得母以蹇修自任乎成之道弟也疑及此他却說小姐端嚴不敢干以非
禮當求之臣翁祠住持云閑考酷信其言俾作冰人歲可八九弟現為西席豈可妄議婚姻且方外之士奸狡者多弟既無財以動之又無
勢以壓之安肯為我謀耶吾兄照理如鏡料事若神不識何以教我素臣道小姐之意已知吾兄斷經待兔之心則更熟如火炭吾兄所處
大是危機須要守定身心不特跳出色圈并跳出情圈方得全人之節以自全其節若是姻緣閑老必有降心之日守其在我聽其在天
是或一道所怕者磨易碰涅易溜一念之錯終身之悔耳且瓜田李下亦君子所不居也還當以高飛遠舉為正理兄明日可決意辭之成
之欣然應諾素臣大喜因問及席間諸詩人姓名成之道說也好笑北方無入聲做詩最難不失黏韻就算是詩人了這幾個俱是本縣有名詩人而李小曰一元繼禎則本縣詩人中之李杜也他們向有詩社推李元為主盟閑老見弟詩集以示二人二人指其中幾個謠錯之
字說是弟抄來的一位姓虞字繼翻的家中甚富少年入泮閑老留心擇婿注意於他因借此設席試其才思并以驗弟詩之真實方纔虞
繼翻詩中美人指閑小姐高士指自己工墻楊樹竹笆指媒人所居鑽進推開兼寓入幕之意老梅根則寓俗語澆壅梅根之說做此詩時
十分賣弄云其詩皆有深意係嚼出心血而成不料被元繼禎批駁以致勃然大怒也素臣道兄說閑老屬意外家怎又注意于虞成之道
閑老原無定見只一擇富之念牢不可破山東外家富庶而嫌其路遠且貌其陋處之富稍不如山東而已入泮且有時名故又注意于虞
曾與弟商故知之甚悉而弟之圖婚之念亦愈冰消炭冷也素臣道閑老為人如此何堪為吾兄之舅決計去之勿更留戀可也所惜者閑
小姐如此才貌而生于村野之腹不擇精婿而止遂銅臭紅顏薄命深可悼歎耳兩人絮絮叨叨的直講了一夜天明起來洗漱已畢成之

正約素臣同去辭館。見館童領着兩個大管家慌張而來。道老爺有事立等師爺去商量哩。成之笑道：「又是那一個顯官生日？」音要做什么？文範章了弟先行一步，看館童來請說罷。自去素臣在寓候了一日。不見館童之面。次日又候一日。到第三日再候。不住意問了道人路逕。自來尋訪。到街上。見燈籠鼓樂轎馬紛馳。價相媒人從紅絡緯根閣路人方知有詔來選以致民間嫁娶。紛紛暗忖成之回去。莫非已中雀屏？因急急趕至閔宅。牆外見大門上結著大紅金線裡面鼓樂喧天。詢之街鄰。果云招贅南方先生為婿。素臣這喜真如自己洞房花燭一般。滿心暢快。縮轉身。揀著熱鬧處走。去但見笙歌鼎沸。鼓樂雷鳴。竹轎繩穿簷角。門叫作橫燈籠。紙補縫將翠籠為圓花燭。現春放五枝難逢三響。樂工急湊。只兩個便是一班。價相無人。道士扯來贊禮。喜娘之伴尼姑施去送親。十一二歲女娃兒便憶吹簫乘鳳客。六十二三男子漢也思臨老入花叢。張家轎子李家抬。都從十字街頭錯去麻面。即君光面女總向各人命裏招來。

素臣看這景象。慨嘆了一會。仍回寓中安歇。次日天明。纔起披衣。只聽成之叩門聲急慌忙。聞進質道：「前雙鴈之言驗矣。成之悶悶不悅。道不要說起弟。這幾日幾乎氣死。悶死。笑死。羞死。急死。又幾乎想死。素臣驚訝道：「吾兄剛做得三日親。怎就有許多死法成之道。休得取笑。待弟告訴出來。連兄也要氣死。笑死。哩。弟那日回去。閔老說今上因脩郊祀。要采童女。供神縣中有女之家。紛紛嫁婚。山東路遠。廻翻又被曹操江搶了去了。不得已。要權屈先生與小女暫結花燭。弟此時喜出望外。不暇推詳。外面已是張燈結綵。價相人等陸續俱到。不及打發館童來請。至合巹之後。祠房中竟不見了新人。說時日子不好。權結花燭以遮外人耳目。改日另擇吉期。弟也信以為然。第二日竟一日不見新人影子。弟思即夜間不便同床。日間亦何至相避之甚。心中委決不下。昨日三朝。又好好的同拜家堂。見禮分別。大小同進房來。正欲親問其故。外面又催請上席。竟是一去不回。弟更耐不住。請了閔老。房叩其緣故。他說：「小女已許外家路遠。莫致因先生至誠忠厚。權請代結花燭。當以百金奉酬。弟彼時大發雷霆。儘數落了一頓。閔老倉皇而去。少頃桂葉出來。轉致小姐之言道：未結花燭以前。妾與郎君如同陌路。既結花燭。即是夫妻。乃大義也。彼既誓不另適。兄宜安心俟之。倘閔老執迷不悟。閔小姐無計挽回。則弟雖不才。德助一臂。弟想家母必避豐城。欲潛往一見。然後遍厯天下。要以為異日撥亂之計。今既目擊兄有此事。何忍然而去。請留待一月。新正束裝。何不成之大喜。得兄相助。弟事諧矣。欲取酒劇飲。素臣道：「不可。你若人出。必問老之疑。可即回去。相機而行。弟在此無事。仍修前業。賣幾個謀兒。儘可度日。兄勿掛念。也成之點首。走出客房。住持知已。贊閔老為婿。百倍奉承擺設。茶點極其豐盛。連素臣也作故起來。死命拉去同坐。二人無奈只得領情。而散。素臣會。仍復掛招。一日成之來。看正值買十。者多忽忽不及細述。但附耳云：姻事大有可成。又隔幾日成之到祠。滿面笑容說：

道閨空雖未面許小姐安得同床吾兄未弟臨苟合之嫌矣成之道非也家岳雖未面許已囑其留轉致暗中改正小姐若非得命亦斷不肯出而就弟也素臣沉吟道花燭已結雖于大節無虧但終不甚光明正大此皆令岳之誤也兄事既妥弟當即日長行矣成之道時已歲暮雨雪載途轉盼即是新正何必如此性急且吾兄志在物色英雄目下有一異人弟當致于兄前以供賞識又豈可失之鐵面子素臣急問異人來厯成之道此人姓胡名玄字太立即拙荆之母舅弟向日亦未會面因與家岳志趣不合故足蹟不至其門近聞權結花燭之事不勝駭異方從岳家與家岳事論纔得有此輶旋其人貌若神仙胸羅星斗天文地理兵營戰陣之事無所不精吐故納新長生久視之術無所不練吾兄獨信儒書彼却兼通道法弟要將吾先生平向彼稱述彼亦渴欲一會兄一見自應傾倒知弟言之不謬也素臣大喜道果有異才雖入於邪無礙弟將以正學覺之使覺今是而昨非也成之道彼之議論蟠天際地正恐吾兄不能屈反為所屈奈何素臣罕道弟無他長只此崇正之念匪石難轉雖使牛尼復生老聃再見亦無以相屈耳成之唯唯而去隔了一日買卜稍稀素臣飯後閒步因想起胡太立之信道便走入盧生卧處來見四壁題滿詩詞都說是世人皆睡呂翁獨醒盧生之睡亦得呂翁而醒不覺慨然長嘆援筆題五言律一首於壁其詩曰

萬物有成毀秋分彭與礪哲安正命餘子入迷鄉富貴誠朝暮神仙更渺茫呂翁方夢鹿何必閉黃梁

素臣正題完時恰值成之領着胡太立包袱而來各致寒溫已畢太立一眼便看素臣壁上所題却因這一着生出許多事來正是

盧生復到武陽市

總評

有諸人之尾詩不可無成之者句以解其穢有李元之驕肆不可無諸人之鄙夷以殺其氣若但做一首詩雖極工而對牛彈琴焉知不仍以李元為盟主耶故必連揮八首以驚俗目始博得閑老片刻垂青僥倖紅絲萬一也此成之苦心非浪使才氣但欲壓倒社中諸人成之口占美人聯句及書壁遺寢題詩答句一片風流纏綿可洗素臣日來苦征惡戰之趣乃當此纏綿而忽云瓜田李下君子不居兄明日可決意解之大煞風景真如今人十五六歲女即持銅琵琶鐵綽板高唱大江東去矣而成之亦竟欣然應諾不以為过方不愧素臣之友

成之約同素臣辭館而西席且勿易而東床奇矣既為東床而新人不同衾枕則更奇素臣云從前勸兄舍之而去此時則斷不可舍去方是有把握能決斷人至云留待一月願助一臂讀者猜是特犯鷄籠注目而視孰知數日之後不特小姐同床侍女亦收為妾媵豈非奇中之奇讀者至此更料閨小姐之險化望天山金成之之別種相思樹者乎元之文元真被作者元殺盧生卧處一詩不特空前絕後如崔顥之題黃鸝即太白亦為闋筆而恰值太立包袱而來尤為關蜀合縫天下古今一切譚玄論道之士惜乎未免此詩遂與瞌睡之呂翁同此長眠不醒也悲夫

第四十九回

想中緣文臣再朝天子 情中景謝紅豆二謁金門

太玄看一壁上之詩笑道飛者吾知其為鳥走者吾知其為獸至於龍則乘雲氣溥方宣太始變化洋洋無間孰從而知之老子云吾養者無與文章之觀覽者無與於鍾鼓之音止此詩之謂也秦臣笑道往者不以為狂醉者不以為醉老人昧於順正之義安知此詩之旨哉太玄正色道吾道包平天地固乎羣生納師孔子尚驚歎為猶龍道周而師事先生何人得加非議秦臣正色道莊周設謠家語荒蕪漆園自序本託陳人為寓言王肅傳說復經庸謀之策削其事不經其言可笑故真子顏淵俱入易賈史禹遠瓊威載詠語左傳流涕於子產禪石嘉歎於季札豈猶龍之師而不一及乎棄聖賢當世之書而信後人譏涅之說古今同病宜老丈之耳食而不計識者之齒冷也太玄道先天之學布夷授於康節太極之妙布夷授於濂溪兩圖為儒門根柢皆出自道家此近世事信而可徵也豈亦附會乎素臣道布夷本五代遺賢隱居避亂靜以養身動以知幾朱子謂具未能如聖人之無可無不可蓋以逸民之目觀其封真不之言空空點虛且自謂不知有神仙黃白之事則非外士明矣安得指為道家即以圖論康節之皇極經世較李之才之著述固大不同矣太極圖為周子所作則更有墓誌可考二圖授受之源流朱子皆以為附會即果如世俗訛傳亦與孔子之學禮於老聃學瑟於師襄等耳天子失官守在四夷抑并不足辭也太玄大笑道布夷乃吾教中地行之仙怎說是隱居賢士且請問先生白日飛昇之事有半無半煉形尸解之事有半無半延年不老之事有半無半書符注錄之事有半無半燒丹採戰之事有半無半少所見者多所怪吾道之縱轉乾坤挽回氣化固非常儒之所知也素臣道老莊之學與聖賢育馳者祇緣諭道德二字不求於仁義之中而求之杳冥之地此所以終日於昏默而無誠明之實境也然白日飛昇煉形尸解等事則猶其所善言後世歧邪之術從而附之說日以誕而趨日以下老莊聞之亦必笑為妄議些言為邪說也夫白日飛昇之說昉於黃帝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堯舜以前無傳焉其傳者齊晉東野人之語耳後世所云吹喉嶺之笙則子晉之幼慧而早然可徵也蕭何之鳳則精八公之愛女而厚葬可者也淮南之雞犬皆仙則劉安之結客而賣夷滅之禍可驗也又言昇鼎者靡不類此其必無也明矣空若煉形尸解之事則間或有之得地之陽氣者其尸凝得地之死氣者其尸僵得地之剽氣者其尸厲也蟬羽之蛻也其尸解即松魄之結也其煉形即是即僵尸早魃之屬持其掌氣有不同耳更若延年不老則氣運調息絕慾屏者之功理有可通數達其過長年者有之然必散者氣必散者形空無不同歸於盡者其餘書符注錄則始於五十水教當時羣識其奸後世乃傳其說此固術士所為強附老莊之徒而實老莊所不取也其法或驗或不驗如祝由之治病邪術之禁刑奇幻做詭變為無常態而後必有窮至燒丹採戰之事則道家且斥為邪教矣又安足掛吾儒齒頰乎老莊為道教之祖其勇女飲食未與人殊生後世乃有崇家之事於其宗祀祀滅其子孫而求一月之壽非心矣無論變化之道決無息而不消之理即舉獲長年而割子孫十萬之蕃衍以延一月數百歲不立之光陰亦得不償失耳將以我為蟲臂乎大冶鑄而報思一

雖是其智更出莊周下矣豈不哀哉太玄撫然道短於視者見近而不見遠迷於心者信事而不信理即此地之祠呂翁可明仙家妙用昔日之虛生即今日之先生也真令人嘆服而虛生沉淪苦海若固聞知直至黃粱夢醒方跳出火坑從真人學道至今位例仙班先生之傳述正在夢中耳然至夢醒悔將無及豈必得呂翁仙枕俟黃粱飯熟乃得醒耳素臣大笑道虛生之事乃小說家擅造供人一噱者如嫦娥竊鑿鐵女渡河荒誕不經世共傳說耳邪夫妙女心有所慕而不能遂其然或或此欲而不能暢於情往往託於神仙以遇其事如劉阮之於天台二女裝航於雲英張碩之於杜闌杳羊博之於尋綠不一而足陳思以甄后為洛妃特其較者耳青太白日老丈何以作夢囁太玄沉吟道先生之病已入膏肓非口舌所能解呂翁虛生仙蹤不遠某當以俱來看先生那時畢竟是夢是醒因拉着他之出去素臣暗笑道遁辭知其所窮此翁不復來矣因回至房中假寐而待待了一會不覺困倦起來遂矇眬睡去正是

不將蓬島迷真性

且向華胥覓異狀

素臣睡中忽聽叩門聲急忙開出去口見幾個差役押着一奚囊在外素臣驚問道你原來仍在此處這差人又押着你做甚差役道又爺不認得小人麼東宮爺奏了朝廷欽召文爺累小人們訪得好苦車子現在外面快請上車素臣細看方認得是前番護送的兩個衛士當被簇擁出來果然有一輛車兒素臣上車車夫連加幾鞭如飛而行懊悔沒與成之作別不幾日到了京中長卿日月等俱未接風懷忠信亦至素臣叩頭欽召之故懷因道東宮爺朝久保薦又虧那女神童在宮極口稱頌皇爺回轉意復還了趙老先的原官欽召先生就要大用哩素臣不勝感激次日朝見天顏大悅降旨補授監察御史素臣出來謝恩又赴東宮叩謝慶賀者紛紛而至當日到遇衙門回來思量我以樗櫟雷才蒙皇上天恩赦其枉獄授以言職當思盡忠報國現在切膚之災莫如國師繼曉法正副賞殿叅司禮監新直石因驚弓之故畏縮不言如臣職何因在燈下修本明日五更審封進呈午後倒下首高將谷實堅參革去法王發回本國繼曉革去國師還俗為民斬直諭者李陵新仁及黨桐馮時俱削職編戍趙尚連世各奪三官以素臣敢言陞授僉都御史素臣拜受詔旨忙忙的見朝謝恩到任直隸人等一齊列名保舉又一本專薦觀水并劾安吉姑貲姪能宜早罷退此時天子信任素臣屬精圖治御筆批准把安吉削職閒住起復觀水陞授國子監祭酒以元首公為國子博士景敬亭為國子助教何如成之梁公雙城俱待詔翰林素臣又思新臺重羽佈滿天下若不割除終為後患又因上一本參劾景王公鴈林士豪匡撫外景曰京劉虎臣為四路招討使并請赦東阿賊首吳奇葉景鹽山賊首尹雄各率所部分派招討麾下董鼎立功奉旨俱照所請著所在官司催迫上道赴留都謝恩任事即刻南京兵部銜明每路撥官兵一萬聽其調遣又恐本兵不暗機宜將素臣陞授職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便指授力專令將景王降為奉國將軍長史吳鳳元革職回籍此時素臣正在得君真勿知無不信言無不聽旬月之內把在京在外貪官汚吏烹炙殆盡老威省宿山林隱逸又士均徵聘入朝一時

朝野風雲倶然直覺太平有象景運革新正是

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

欲善而民善

一齊可至道

素臣朝能無事每常想起朝政現在頗清經筵日講已薦正齋長卿兄仕又有何如成之等輪班入直必能啟沃君心裨益聖聽國子為育賢之地既有叔司其成復有首公敬亭助其教人才自曰盛一日有長卿為詹事與懷忠內外交贊東宮聖學日進有林士豪等為四路招討殺賊羽黨素臣早只差一件是原追三篇文字尚未發揮奏到家接了家眷進京與古心朝夕可承歡娛嘗嘗庶境田氏素娥一妻一妾必能和協可修慈慧之好只差一件是璇姑生死未卜日夜未免榮心如此躊躇已非一日一日朝罷回家見府門轎馬喧鬧人夫絡繹長隨雲鬟春已到素臣大喜忙下轎入內廳遠遠望見水夫人坐在上面古心夫妻田氏素娥娘看入虛大婦些紫函冰絃者婢環侍於旁心頭如小鹿兒廝撞一般突突的跳過不住趕上幾步跪在地下抱住水夫人兩膝喜得鼻涕眼淚一齊都滾出來叩頭不已水夫人忙起以手摸素臣之面道我兒莫非是夢裡相逢嗎素臣道母親不是夢孩兒回想從前之事真如做夢一般至今日方纔醒了也素臣起拜見古心夫婦與田氏對拜過素娥紅着臉兒低低叫一聲老爺拜將下去素臣含笑而後兩姓拜見口見一個奶奶抱住一個孩兒眉清目秀跪將下去水夫人道你這是你的背生兒子素臣道果然苦了兒子嗎俟奶奶拜畢接過來抱在懷中摸其頭面水夫人道你身上穿着朝服不要污了素臣慌忙遞與奶奶家人婢女正待上前叩見外面報將進來有東路招討劉爺差家將投摺送小夫人在外素臣驚喜莫非是璇姑摺看清楚正是劉虎臣說在洋尋看妹子送進京來忙稟知夫人太夫人吩咐回房中備訴從前之事講至三更尚未及半排起家宴合家歡素臣是夜宿在太夫人房中備訴從前之事講至三更尚未及半候水夫人落牕方沉沉睡去過了幾日太夫人吩咐回房安寢是夜夫妻二人也差不多講了二更天的話一日太夫人擇了吉期與璇姑及素娥完姻滿朝文武俱來賀喜素臣是日入朝皇上止得捷音四路招討已將斬賊黨羽蕩平百官奏賀朝有旨獨宣素臣及謝紅豆於中極殿賜宴勅閣臣入陪素臣趨進殿門只見幾丫鬟簇擁着一丁小小女娃從西殿門冉冉而入齊上金陛雙俯皇帝宣至榻前東西排列錦墩賜坐賜茶溫言慰勞道庶賢者受上賞今日海宇寧謐皆卿丈白薦賢之功而薦丈白之賢者又卿紅豆之功一面看閣臣擬旨褒封一面令內侍取花紅表裏金玉明珠賞賚素臣細看紅豆越看越熟却冉冉不起曾於何處斷會紅豆亦注視素臣紅豆似曾有相識之意不一時撞起金鐘敲起玉磬香煙縹繞筆官齊鳴內侍排上宴席素臣紅豆起身山呼把盞君臣歡飲閣臣朗宣旨道

縣君朱紅豆兵部侍郎文白薦賢為國有功社稷各賜白璧一雙黃金十兩明珠二顆綵綵十表裏朱紅豆冊授郡主文白陞授兵部尚書元經筵日講官應得封雅照例給予其四路招討林士豪等及從征將士俱交卸從優議素臣紅豆叩謝恩宴畢皇帝命內侍捧過玉杯滿酌御酒手親賜兩人二杯御酒各簪金花披著大紅金綵撒御前金蓮燭導送歸第素臣回家把所賜珠玉陳設率田夫人望闌拜受欵待內侍送出門去梁公成之等一班親友及朝臣中相知之人俱紛紛而至來送花燭